

[年少輕狂系列]穿New巴的女孩

作者: Small Potato

Powered by [紙言](#)

連三元也不放過

不知由何時開始，香港的年青人都穿起new balance, 而且還將之稱為「new巴」(就像把book keeping讀成book keep一樣), 坦白說，new balance的quality也是相當不錯的，compare with流行過一陣子的Vans, 長壽的Converse和新興的Toms, new balance耐穿耐磨，就算是穿破了，相信你也不會像看見心愛的Dr.

Martens或者Timberland又或是Red Wings刮花了般難受。只是，害怕被人錯認為MK妹之流，那就糟透了。

「Sorry, 遲了一些。」Julee又遲到了，又是蘭桂芳的The Keg, 兩個女仔想聊聊天，relax一下，飲杯Mocktail, 來這裡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總比對面去的HardRock來得低消費。

「我覺得香港的男仔真的太差勁了，雖然我早已覺得他們很寒酸，但他真的把我嚇了一跳，」Julee一口氣喝下了大半杯Gunner, 忿忿不平地說。

不用她說我也知道肯定是她的寒酸男友Ron弄得她幾乎氣得七竅生煙。

原來Ron前日約她到又一城dinner, 說是請她晚餐，當她食到一半時才知要AA制，「這也就算了，豈料他竟然連waitress找續回來的三元也要拿走，吝嗇成這個樣子就別去那麼貴的餐廳吧。我真的羞死了，恨不得找個地洞鑽！我真不敢想像Christmas和父母去食Dinner時那個Waitress會不會記得我，看見我會不會掩嘴偷笑。」

「可能他怕不夠硬幣乘車回家呢？」Julee要是相信這種連三歲小孩也不會相信的謊話那就實在太ridiculous了。

幸好，她沒有理會我，繼續自顧自的把Ron罵個天誅地滅。

平心而論，我認為男士們要是覺得只有約女仔到一些高檔的餐廳食飯才能令女仔覺得滿意的話那就把我們想得太拜金，太不尊重我們了，而且對他們來說也有一定的經濟壓力。其實女仔和男仔食飯，就算是站在街邊食麵包也會覺得很滿足的，最重要的不是食什麼，而是和誰食。

當然，要是像Ron般「把臉打腫裝胖子」，自然淪為笑柄。

Carlos

又一個陰天的星期六，我到了Stanley參加一個joint school的re-u barbecue, 十幾個女仔去Stanley barbecue本來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選擇，Stanley

景色優美，女仔去到一定可以影到好多「女神相」放上facebook或者instergram,

而且附近有超級市場，帶漏用品可即時補購。

只可惜女人就是一種無耐性可言的生物，剛把燒烤爐點燃之後便嚷着說火不夠大，用盡全力煽火，結果火不但沒有旺起來，反而被吹息，更甚的是連碳精都燃燒殆盡了，燒烤爐都依然未有火。於是她們又吵起來，因為她們壓根兒就不想自己去買碳精。

「我去好了。」我沒好氣地說。畢竟，看見她們竟然麻煩成這個樣子，我已經不打算再參加她們的活動，最後一次就好來好去吧。我逕自步行到超級市場，怎料行了幾步便被一個六尺七寸，看上去很o ut going的男仔叫住。

「小姐，如果你想去買碳精的話，我覺得這包花生糖也許能派上用場。」他搖了搖手上澳門×記花生糖。

在他的幫助下，我們順利地以花生糖取代碳精點火。他叫Carlos,

是XXX的學生，今日和籃球校隊隊友到Stanley Barbecue,

坦白講我對XX仔的印象一般，不過他很可能是一個例外。

晚上，我和Rachel到了天星碼頭的Subway食晚餐。

「Carol,

Carlos真人是不是真的這麼靚仔？」甫見面，Rachel便向我窮追不捨，原來re-u那群麻煩女人之中其中一個就是Rachel在MXC認識的朋友，難怪她的消息如此靈通，畢竟，我們的圈子是沒有秘密的。

。

「平心而論，相當charming。」我是很誠實的。

「How come? 那麼Andy怎麼辦，Carol,

別說我不提醒你，Andy又smart又好風度，你修心養性做個好女朋友不是很好嗎？」Rachel的意思我明白，不過Carlos的charming和Andy的成熟穩重是不一樣的，當我習慣了Andy的成熟，Carlos睇得又玩得的style自然為我帶來新鮮感。

總結而言，如果Carlos找我食lunch, 我是不會拒絕的。

Carlos 2

等了一星期，Carlos那邊依然音訊全無。

Rachel和Wendy都叫我不想太多，反正我早已有Andy，

不過一向socialable的我自從在去年堅七Christmas

ball認識了Andy之後真的低調了很多，Andy從小就是那種under

spotlight的人，他的outstanding是我前所未見的，可惜他入大學之後就「摺」起來，連帶我也不能幸免。

「Carol, 你明天lunchtime有沒有時間？」Carlos終於在一個星期多三日之後找我食lunch。

我們買了三文治到學校就近的公園食，我臨時才不能和Rachel她們食飯自然被她們說了幾句，不過當Carlos來到校門接我去食lunch時，我看見她們又羨慕又妒忌的目光就知道我又贏了一仗。

「Carol, 我知道這實在有點唐突，不知你賞不賞面和我一起去Christmas

Ball呢？」現在才十一月中，不過要是約女仔，這個時間實在剛好，有一個月時間讓我們好好準備衣服和accessories, 畢竟Christmas

Ball是一眾年輕男女鬥法的地方，而不是讓那些白癡女仔釣金龜的地方。

「我要看看有沒有其他事情要做才可以答覆你。」我可不是「吊高黎賣」，而是真的怕Andy會以Old boy身份參加堅七的Christmas Ball, 我也相當肯定他會找我當Partner, 我是懂分寸的。

「Okay, 那你有時間就告訴我吧，就算是Christmas

Ball前一日告訴我都可以，我已經為你買了ticket,不用擔心去不成。」他的笑容就像春日的陽光一樣，教人感到溫暖。

「我的天！Carlos找你和他去Christmas Ball,

你竟然沒即時答應？你知不知道要是你不去，很多女仔隨時樂意和他去？」Rachel之前才叫我修心養性，現在又叫我和Carlos去Ball, 真是難以捉摸。

「To be honest, Carol.

大家都知道你是一個outgoing又socialable的人，現在的Andy已經淡出了我們的圈子，大家都明白你為了Andy已經付出了很多，但難道你真的一點也不覺得委屈？要你屈就自己來配合他的低調，一點也不公平。」Theresa都加入戰局。

Andy, 那個outstanding的你去了哪裡？

入冬

轉眼間又到了十二月，像H&M和Zara這些價格相宜，分店多，而且女裝裙款式又相當不錯的店鋪自然成了兵家必爭之地，遲一點買也會缺貨。

想起去年十二月頭我才在Wendy的慫恿下決定去Ball，

裙和accessories都是在去Ball前一日買，到最後還不是認識了Andy，所以.....Girls，

去Ball著得簡簡單單就可以了，總好過使盡渾身解數然後換來幾個hi-bye

friends。不過今年情況就有所不同了，始終Carlos在xxx地位超然，當他的partner自然不能著Zara和H&M，萬一撞衫，你叫男士們的面子往哪裡放？

是的，我答應了Carlos，Andy看來真的不打算去Ball了，不然為何到了十二月還未告訴我？

Carlos也明白撞衫始終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所以為我選了一條紅色長裙，他自己則選了一個紅色煲呔，Formal得來又不失玩味。

「Carol, Boxing day有空嗎？我覺得都好久沒有和舊同學聚舊了，不如我們一起回堅七去Christmas Ball吧？」Andy在十二月中終於邀請我去Christmas Ball了，我想他也考慮了很久才打算去Ball。

「Andy, to be honest,

你其實是不是不想去ball?怎麼上了大學之後你就開始抗拒和中學時代的朋友聯絡？

」我終於把心中的疑問告訴了他。

「其實我並不想老是做the special one, 也許很多人都在羨慕我一直都是under spotlight的人，但我其實只想好好的當一個human being,

簡簡單單地生活，」Andy認真地說，「不過今次Christmas

Ball我一定要去，第一是讓大家知道你是我的女朋友，第二是真的想見見大家。」

不知何故，我總覺得Andy已經知道Carlos的存在，畢竟我們的圈子是沒有秘密的。

No tie No strings

Christmas

holiday對我們來說真是一個很矛盾的節日，明明考試在即，但總提不起勁溫習，而且又有Christmas Ball同count down之類根本去得就一定預計到不能好好睡一覺的活動，所以真的很忙。

20號是2013年最後一個上課日，學校所謂的Christmas Celebration只是一個大食會再另加一個sing con, 可說是可有可無，雞肋得很。Wendy, Theresa和Rachel晚上參加QC Christmas Ball, 甫放學便一窩蜂的走了去set頭，而我晚上也要和父母去那些他們的舊同學聚會buffet dinner, 所以放學後乾脆直接回家就算。

食罷晚餐，剛回到家便收到Rachel的電話，報告戰況。

「男女比例是一比十，一比十啊！有些薯仔還要one night stand(企足一整晚)

·你說過不過份？」光聽Rachel的語氣就知她肯定是吃白果了。

「你怎麼啦？我還以為你們只是鬧著玩去QC湊湊熱鬧呢。」不是說謊，我真的這樣認為。

誠然，其實她最初真的只是打算湊湊熱鬧，可是當她看見Theresa和QC的籃球隊的Jeffrey Lau又跳舞又收玫瑰自然心裡不是味兒，說到底又是女人的妒忌心作怪。

星期日，Theresa約了Rachel, Wendy和我去尖沙咀鼎泰豐食lunch, 席間Theresa不斷和Jeffrey whatsapp, 氣得Rachel連食物都未上就走了。

「Theresa

,這次連我也不幫你了，到底這個Jeffrey有什麼好？怎麼會令你和他whatsapp得這麼高興？」我大惑不解，就是我和Andy又或是Carlos都不會這樣，whatsapp時都把所有話題都談光了，到約會時豈不是無事可談？

「就是flirt來flirt去，但求開心，No tie No strings。」Theresa一臉不在乎地說。

「Theresa, Jeffrey連facebook

icon都轉了和你的合照，看來真的想你做他女朋友呢！」Wendy打算以一個隔岸觀火的心態去留意這件事。

「Come on, 這只是一張很普通的照片，Okay?」Theresa看上去和一個「收兵女神」沒有什麼分別。

其實我和她又有什麼分別呢？一方面和Andy去堅七的Christmas Ball,

另一方面又和Carlos去xxx的Christmas Ball, 堅七是學界泳隊的Second to

one就人所共知，至於xxx雖然泳隊成績一般，不過Carlos也是xxx泳隊member,

坦白講，要是被Andy的朋友發現我和Carlos去Christmas Ball, 那就百詞莫辯了。

但要我放棄和Carlos去Ball的虛榮，我又做不到那麼清高，有些時候，我也有點confused.

陰盛陽衰

Christmas

Ball在六時左右才開始，但Carlos約我五時在港大的餐廳見面，一起提早食晚餐，以免到時在人山人海的水吧狼吞虎嚥，有失儀態，丟人現眼。而且由港大行到XXX也很近，不會出現由電車路行上半山，走進校門時汗流浹背，妝也幾乎溶掉的尷尬局面。

「我們會與Kingsley和Crystal他們一起跳第一支舞。」Carlos這次真的嚇倒了我，雖然他在XXX的地位超然，但今年都已經不是SA的人了，怎麼還會跳第一支舞？Carlos似乎明白我的想法，他又道：「是這樣的，他們都有點兒害羞，擔心舞步不太純熟會出醜，所以找我幫忙。」

其實大家心知肚明，要是找了partner跳第一支舞，看似郎才女貌羨煞旁人，實情是一個不小心隨一整晚都被她纏住，想「抄新牌」都難，哪有人願意做這些表面風光的事？

接下來都很順利，Christmas

Ball挺好玩，可惜很多男仔都只是三五成群聊天，令原先已經男女比例失衡的情況惡化，不少女仔在舞池旁邊越行越前，如此一來，XXX的hall本身已經不大，舞池範圍在這情況下更覺擠迫，老是撞到別人。Carlos向我道歉，其實我又怎會怪他呢，舞會男女比例懸殊，女仔「恨跳舞」而不斷行前，導致舞池範圍收窄是必然的事，不少女仔總以為只要去去舞會就可以認識闊少爺，但其實香港地的local school還有多少個闊少呢？現在的香港教育制度朝令夕改，有錢無錢都一窩蜂去放洋，你以為現在還是李澤楷，李澤鉅讀St. Paul Co-ed的年代嗎？

我和Carlos都覺得在此情況下跳下去也沒有什麼意思了，再者現場「冷板凳女仔」的妒火都足已把我活生生燒死，當然先走為妙。

早就題及過我是穿New

Balance的女孩，而且還要是行山的那一款，去Ball穿高踭鞋自然令我舉步維艱，Carlos也很體貼，我們是乘的士離開XXX的。

晚上九時多，Carlos和我到了我家就近的麥當勞食蘋果批，之後便送我回家了。

「多謝你陪我渡過了一個美好的晚上，真的很窩心很盡興。」Carlos笑說。

「我也是，多謝你。」

去完XXX的Ball, 是時候準備去堅七的Ball了，Christmas

Eve和Christmas又是一些不可能早一點睡覺的日子，堅七選了Boxing Day搞Christmas Ball, 完全是委屈了一眾男女，熬夜幾天，樣子都殘了才去Ball, 不疲態盡現才奇怪！

運氣比一切更重要？

Christmas 對我來說一年比一年可有可無，聖誕燈飾一年比一年少，我覺得越來越無氣氛。Christmas Eve早上, Andy載了我去南區兜風，中午到美利樓食lunch。

「Carol,

我後日五時半到你家接你去Ball吧。」Andy也有細心的一面，我想今年有他載我到堅七，總不會像去年我和Wendy乘地鐵到金鐘之後再四處截的士上半山般狼狽。

「好啊，但衣著方面你打算怎樣？」我猜Andy根本沒想過這問題，對現在的他來說一切簡簡單單就好，不過我可不想和他穿得一點也不襯，弄得好像單身赴會似的。

「你穿你最喜歡的裙就好了，最重要是你喜歡。」Andy看來完全不明白我的擔憂。

飯後，我們在Stanley四處走走，近年Stanley都已經被大陸人進佔，逐漸失去了過往那種假日悠閒的味道。要是連Stanley都變得名店林立，天曉得到時香港會是什麼光景！

晚上，我和Andy在Pacific Place買了個Ham and Swiss Cheese Sandwich一人一半，Christmas Eve與其去餐廳被人搶錢，倒不如買三明治在車上食，一邊食美味的三明治，一邊四處兜風，便宜得來又有意思。

十時許回到家中才發現電話無電，充電後看見我，Rachel, Wendy,和Theresa的whatsapp group竟然多了二百多個messages, 原來連大山婆Wendy在QC Ball認識的仔也叫她「Boxing Day不如一起食Lunch?」，我想Rachel這趟真是欲哭無淚了。

其實去Christmas

Ball別說認識男朋友，就連認識朋友也是很看運氣，像Theresa這類天生麗質的鄰家女孩，受歡迎是意料中事；但像我和Rachel這些相貌普通的女孩，有可能會認識到男朋友，也有可能成為「板凳協會」member, 結果根本無法估計，一切只看運氣。

以我去年去堅七的Ball為例，我在去Ball當天的上午才去買鞋子，整理好一切之後便差不多是時候去Ball了，堅七的水吧不如XXX的好，只有一些snacks和汽水，我什麼也沒有食就去了堅七，結果餓得要命，完全沒心情跳舞，只好坐在一旁，要是有人找我跳舞，我怕我會跳了一陣子就在舞池暈倒。這時Andy走過來問我是不是悶壞了，我不好意思地告訴他我很餓，他二話不說便帶我到課堂樓層的臨時餐廳(又是搶錢的地方) 食意粉。

這樣一來，我便認識了他。

你看，是不是運氣比一切更重要？

Gossip Girls

聖誕節中午，我們幾個又約了在尖沙咀鼎泰豐食gossip lunch。

「Carol,

我哥哥的同學在XXX的Ball看見你和Carlos玩得很開心，那群XX仔已經在你們背後議論紛紛，你真的不怕Andy知道會不開心？」Rachel真的是我們的天文台台長，什麼事也瞞不過她。

不過坦白講，我真的被她問得啞口無言。

幸好這時Jeffrey Lau打電話給Theresa confirm 30號食Lunch的事，大家的焦點轉移到她身上。

「又是Jeffrey，你們可不可以照顧一下我的感受？」Rachel忿忿不平地說。

「之前不是有人寫情信給你嗎？真的沒有下文了？」Wendy問。十月頭，有人送了一封情信到我們學校給Rachel約她食lunch,

一向高貴的Rachel自然沒有理會，至於那人的身份則眾說紛紜，有人說是XX的Junior Form學生，又有人說是XXX的泳隊member, 更誇張的說法是XX的Head

Boy。有時我會想，如果那人真的是XX的Head Boy,

Rachel會否後悔沒有赴約；但從另一方面看，要是那人真的是XX的Head

Boy,他還需要寫情信追Rachel嗎？不過在這個人人都使用Whatsapp, Facebook, Line的年代，我覺得相比收到一個message, 對一個女仔而言還是收情信來得窩心。

「天啊，一封情信就想約我食Lunch, 都不知是何許人也，萬一是壞人怎麼辦？Girls, 你們不用擔心我，其實毒女一個更開心。」此時的Rachel像極了一個雲英未嫁的深閨怨婦，哀怨中淡淡地流露出一股殺氣，嚇得眾人馬上胡亂扯開話題。

飯後，我們一行四人在Harbour

City看見Ron那個渾小子竟然和一個MK妹去GAP買牛仔褲，看來Julee已經和他分手了，香港著名Macaron公司的太子女跟一窮二白的Band3仔拍拖哪會有好下場？分手是意料中事，白頭到老才是奇聞。

幾個女仔行街，當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其名為行街，實為講人是非，但我相信這是天底下任何一個女人都會做的事，無一例外，就算在你面前不會，在其他人面前都一定會！

於是又談起了約Wendy食Lunch的QC同學仔，「你們不要這樣迫我吧，他在QC又不像Jeffrey在QC又或是Andy以前在堅七一樣搶盡風頭，更別說是Carlos這種無人不知的XXX名人了。我只是想好好交個朋友而已，你們放過我吧。」Wendy一副慌死我們會從中作梗，害她一世做毒女的樣子。

「Okay, Wendy.

我們不提就不提吧，我們又怎會想你『交不到朋友』呢？」說著，Rachel向我和Theresa眨了眨眼，看來「天文台」又收到風了。

晚上，我和父母去了Country Club食晚飯，豈料見到Carlos。

「Carol, Merry Christmas.」Carlos也是和家人食晚餐。

也許，我們有點緣份。

堅七

雖然之前和Carlos去Ball穿過的紅色長裙真的和我很相襯，但始終這次是和Andy去堅七，要是又穿同一條裙，豈不是白白給別人機會發現我一邊和Carlos去Ball, 另一邊又和Andy去Ball, 所以還是問Theresa借她去QC時穿過的藍色長裙就算。

「Carol, 你今晚很漂亮。」Andy準時駕著他的Mini Copper到我家樓下接我，但是.....

「咦？Andy, 怎麼你連領呔都不打？」天啊，Andy真的越來越Casual, 我真怕去到學校他會被拒入場。

「要是我一早告訴你我會打什麼顏色的領呔，你還會開開心心的選自己最喜歡的裙來穿嗎？」說著，Andy打開車內的櫃子，挑了一個寶藍色的煲呔繫在頸上。

這就是Andy的過人之處，永遠都是善解人意，敦厚善良，和他的Mini Copper一樣可愛。

Andy整夜都談笑風生，以前又Charming又Outstanding的他回來了。

同一間學校，同一個禮堂，但今晚的我已經不是那個為陪同學而來的女孩，而是Andy的女朋友了。

原來時間真的過得很快，快得不知不覺又過了一年。我看著Andy的笑臉，驚覺相比其他名校Old Boy上了大學依然是活躍份子，

他的低調和謙虛正正是出於他的成熟，世界很大，有很多事需要我們去學習，不應只著眼於自己唸什麼中學，坐井觀天.....International

School如是，留學生如是，名校生如是，Band3學生亦如是，無人例外。

Andy的優秀不是因為他堅七Old Boy的身份，不是因為他身上的Giorgio

Armani西裝，不是因為他在大學修讀的所謂神科，而是他一舉手一投足所流露出來的自信，不經意展露的才華，這才是他真正出眾的地方。

Compare with Carlos, Andy有一種成熟的男人味，Carlos在他面前只是一個小男孩。

Carlos只是鏡花水月，Andy才是實在的依靠。

我翹著Andy的手臂，依偎著他，跟之前和Carlos去Ball不同，當晚我有的只是虛榮感，不是實實在在的安全感，但這晚我拖著Andy的手，他的體溫由他的指尖傳到我的指尖，令我有一種被保護和甜得化不開的感覺。

去年的堅七Christmas Ball, 我邂逅了Andy; 今年的堅七Christmas Ball, 我重新認識了Andy。

這晚的堅尼地道，很迷人。

201314

Boxing Day之後，生活回復平靜，考試在即，也得好好讀書。

Carlos約我在除夕夜到尖沙咀count down, 另一方面Andy亦約我去Times Square, 不過二人我都尚未回覆。Andy說想和我一起跨越201314,希望可以和我一生一世，其實一生一世又談何容易呢？很多情侶都想可以白頭到老，但最後分手了；也有很多情侶走著走著，回首才發現這樣就一輩子了。Andy這個傻孩子，一時是成熟的男子漢，一時卻是一個長不大的孩子。

30號晚上，Rachel約了我和Theresa去泉章居食晚飯。

「我真的不知那個Jeffrey Lau搞什麼鬼！他和我竟然去看喜愛夜蒲！

還要在instagram公告天下！」剛坐下，Theresa便對著我們大吐苦水。

「不會吧？最近不是有很多好電影嗎？」我也對Jeffrey的選擇感到大惑不解。

「沒法子啦，其他電影不是我看過就是他看過，不過我覺得這齣電影其實挺悶。」Theresa明顯對Jeffrey有所不滿。

「你就放過他吧，也許他只是想和你待在一起而已。」Jeffrey竟然傻得和Theresa去看喜愛夜蒲，我倒覺得他傻傻的，很單純，要是真的有機心，他才不會和Theresa去看喜愛夜蒲。

「反正是他付錢，我又怎會有不滿呢？」Theresa真是不折不扣的「收兵女神」，第一次去街便要男仔付錢，而且Jeffrey還是無名無份。

「話分兩頭，約Wendy食Lunch的男仔是不是Kenneth Leung?

」Rachel始終還是比較「關心」Wendy。

「Yes.

不過好像沒有下文了，Kenneth好像真的只是想交朋友，但Wendy又黑絲襪又短裙，把Kenneth嚇怕了。Jeffrey叫Wendy不要太失望。」

Rachel聽到這裡，嘴角微微翹起，幾乎用盡全身的力氣來在我們面前掩飾她內心的激動。

看來Rachel對Wendy「交友失敗」的結果相當滿意，我和Theresa對望了一下，還是那一句：「女人的妒忌心很恐怖」。

除夕夜，我和Andy Count Down。

在踏入2014年的那一刻，我們緊緊地相擁著，那一刻彷彿就是永恆。

Andy帶了香檳和附近其他人分享，分享對新一年的憧憬和迎接新一年的喜悅。

Andy, I love you.

City of Locust

在節目多，約會多的十二月之後，便到了人間地獄-一月。

一月之所以是人間地獄不只是因為考試的緣故，更甚的是一月的天氣.....冷得要命！在一月的考試，一邊用紙巾抹鼻水，一邊用冷得發抖的手拿著原子筆把答案洋洋灑灑的寫在試卷上是常有的事。

幾經辛苦才捱過了考試，我們幾個gossip

girls自然心思思想relax一下，剛巧我的澳門朋友又叫我到澳門探望她們，於是我們一行四人就去了澳門。

畢竟我們去澳門是為了relax,

而不是為了和那些品味低俗的大陸人在遊客區擠得面容扭曲，所以剛到埗便先去我朋友Joyce位於澳門北區的家安頓行李。

Joyce年紀比我們小一年，在澳門化地瑪女校讀書，常常妄想和澳門名男校粵華和慈幼的同學仔拍拖。

Joyce的媽媽相當好客，為我們煮了一餐滋味的葡式午飯和準備了柑香茶。我覺得馬介休非常好食，不過柑香茶就略嫌太甜了，難怪當年在香港因銷情不佳而停止銷售。

澳門的路牌都是中葡對照，坦白說，澳門人大多都看不懂葡萄牙文，更枉論遊客呢？(也許葡萄牙人例外) 在遊客區(酒店入面)

則是簡體中文和英文對照，總之，如果連香港人都不再捍衛繁體中文的話，恐怕以後要到台灣才可以見到正體中文。

「你們的路牌都用葡文和繁體中文，我真不敢想像外國人來到澳門怎麼認路。」一心將來做記者的Rachel根本就是抱著一個看看落後地方的心態去澳門。

「我覺得也是吧，因為太多XXX路，XXX前地，XXX斜巷，名字又差不多，如果沒有澳門人帶路，真的有點難認路。」Theresa和應。

「剛巧香港以前是英國殖民地，英文又是國際語言，所以香港的中英對照看起來才這麼正常吧。」

Wendy的確講了句公道說話，不過非英語國家的外國人或多或少也懂點英文，但不一定懂葡文，澳門連在路牌旁加一個英文路牌這麼輕而易舉都懶得去做，難怪相比在香港，我在澳門很少看見外國人，強國人則多得幾乎使那細小的澳門陸沉。

Joyce又說了些在澳門幾乎是公開秘密的選舉黑幕(薯按：小薯並不討厭政治，不過這是一個關於四個港女的故事，因此不打算詳述，想知可以inbox我)

,坦白說，我們都聽得非常心痛，大概要是香港人不爭氣一點，今日的澳門就會變成明日的香港。

本來，我們覺得要是有澳門人帶路，at

least都不用看地圖看得傷神，考試期間看書看得眼睛也累死了，我可不想連去到澳門都要受折磨。

Unfortunately,

Joyce對澳門遊客區的路幾乎完全不清楚，連由威尼斯人去官也街都可以不知怎去，居然提議「截的士」，結果被的士司機咆哮說：「你玩野啊？」。

幸好她還知道澳門科技大學在那裡，讀geography的Theresa拿著地圖左看右看，也總算去了官也街。

我們心裏明白澳門的水蟹粥不會比香港的好多少，但一場來到還要興致勃勃地抱著一個湊熱鬧的心態去食水蟹粥，結果其實也不算太差，in fact也有一定水準。

五人之中，我對水蟹粥的興趣最大，因此成餐飯旁若無人似的食得滿口到是，堪稱儀態盡失，Wendy, Rachel和Joyce一直目不轉睛地看著我，令我好生尷尬。

「Okay, 就算我真的食得不顧儀態又如何，反正在澳門也不會遇到什麼熟人吧。」我真的忍無可忍。

「殊！」她們三人一起示意我不要出聲。

我轉身一看。天啊！原來有一個相當俊美的男生坐在我身後的一席人之中，不過compare with

Andy的敦厚和Carlos的風趣，這男孩明顯還是差了一截。

看著她們三人的神情，恐怕這次澳門之旅又會變成「爭仔大戰」。

Son of bitch?

坦白說，香港的Andy和Carlos都足以令我煩死，來澳門只想好好relax一下，想不到連在澳門也要面對這些問題。

有時，有些事情不是你想避開就可以避開；關於男人的煩惱，也不一定和愛情有關。

「Carol?為何來了澳門也不找我？」和那靚仔同行的一個女孩叫我。

「Shirley, 你怎樣會來遊客區？」我問。如此一來，我終於正面看清那位靚仔了，他叫Raymond，是我弟弟的Ex Boyfriend,

亦是Shirley的弟弟，他們都是澳門人，Raymond 是傳說中的慈幼old

boy(薯按：是澳門的名男校而不是筲箕灣那間「女人惡夢」),

Shirley就讀某澳門名女校(薯按：是近三盞燈那間，不是近大馬路那間，恐防嚇怕澳門讀者，如果有話)。

「Raymond 快要回澳洲讀大學了，他很想來食水蟹粥嘛，於是我連學校Open Day也不理就陪他來了。」Shirley說。

「Carol, 我想你幫我把一封信交給Eletto。」Raymond用懇求的語氣問我。

「Okay,

不過如果你真的想交給他，何不直接去香港找他，我不認為澳門和香港距離很遠。」平心而論，Raymond去年怎樣狠狠地和Eletto分手，害他整整哭了一個月，連2nd

Term Exam都考得一塌糊塗，要不是First

Term考得好，早就讀不到PhyChemBioM2,提早退出這場HKU MBBS戰役。

「他還好吧？很抱歉要他受傷害.....」這個Raymond還真的挺會做戲。

「長話短說，我不是Eletto,

不會笨得相信你的鬼話。」我覺得天底下沒有一個姐姐不會保護自己的弟弟，就算只是一個替他出一口氣的機會也不會放過。

結果因為這個Son of bitch,

我只能眼巴巴看著Joyce和Rachel她們去大三巴食豬扒包，而我就要去他的家取信。

擾攘了一整晚，我晚上十時才回到家，要不是Shirley的爸爸載我一程，恐怕我在澳門這個巴士線堪稱極度混亂的地方找上半天也找不到巴士站搭去北區。

回到Joyce的家，我餓得飢腸轆轆，幾乎連洗澡的氣力也沒有，還好她們總算有良心，打包了一些飯菜給我。

「好好食啊，你們去了哪裡食晚餐？」不知是我太餓定還是實在太好食，

飯菜竟然被我狂風掃落葉地食罷。

「九如坊。」Wendy淡淡地說。

九如坊啊！如果可以親身去食就好了，而無需懷疑的是Wendy一定已經用Joyce家的Wifi upload了食飯時影的「女神相」到facebook和instagram。

就算不打算影「女神相」，但去不成九如坊，自然令這趟澳門之旅失色不少，Raymond這個son of bitch, 永遠都是害人不淺。

梳洗過後，我們五人玩card game, 不過日間四處觀光實在令我們早已疲累不堪，不久便各自睡覺。我所擔心被她們問及Raymond和Eletto之間的關係的情況，始終沒有發生。

保護自己，要有一套？

澳門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像我們這無目的地四處走走的話，很快便行完，第二天只是去行行博物館就算。要是行慣了香港的博物館，澳門的博物館恐怕要讓你失望，除了澳門博物館勉強還可以之外，其他都很一般，葡萄酒博物館和賽車博物館簡直不入流，學校禮堂也可能比它更大。只是一場來到，去博物館走走總算是聊勝於無。

由於星期一要上學，我們中午便乘船回香港了。

「Raymond叫我交給你。」我甫回到家便把信遞給Eletto，他聽見Raymond的名字，雙眼一下子就通紅了，想哭想哭似的。

「我.....我不看了。」弟弟的樣子分明就是告訴我他完全放不下Raymond，真是傻孩子，這種人值得你為他流這麼多眼淚嗎？

我隨手把信放在他的書臺上，便到客廳看電視了。

半夜三更，我去廁所後行經弟弟房間時聽見裏面傳出陣陣啜泣聲，儘管我平時在人前永遠都是咄咄逼人，逢仗必勝，但此刻對著弟弟，真的有點束手無策。

我有想過靜靜地開門偷偷看裏面發生什麼事，但這是現實而不是TXB的垃圾劇，如果真的開門，弟弟又怎會不察覺？

正當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弟弟打開門，我們四目相投，空氣凝住了，弟弟率先打破僵局。

「偉文患了愛滋病。」弟弟雙眼有紅又腫，顯然哭了很久。

偉文即是Raymond，這個衰仔，竟然瞞著我弟弟和他人偷腥！

「他說他在澳洲去pub玩時識了一個鬼仔，那人竟然用加料KY迷暈他再直接和他.....把aids傳染給他.. ...」弟弟又大哭起來，我真的怕他會吵醒爸媽。

「他的情況怎樣？」我真的不敢想像星期六才見過的Raymond有Aids，現在才二十歲，以後的日子怎麼過？

「不太嚴重吧，病情可以控制，活到四五十歲不是什麼問題。」弟弟整晚沒睡，一臉倦容。畢竟明天還要上學，我向他交代了幾句就各自睡覺了。

不論Eletto和他之間發生什麼事也好，Raymond雖然為人有些問題，但aids始終都是一些比較麻煩的病，我真的為他感到憂心，他這趟回澳洲應該都是醫病吧，澳門的醫學水平這麼低，而且如果在澳門醫病，萬一被街坊知道就真是丟臉，aids在這時代不是什麼大問題，只是人言可畏，何況Raymond一家都是Catholic，被人知道的話別說是在澳門生活，連抬起頭做人都難。

一個風華正茂的高材生竟然遇到這樣的事，想他必然十分難過，我覺得有必要和弟弟去一趟澳門，Raymond在這個艱難的時候也寫了一封信給他，心裏必定很想弟弟陪陪他，讓他好好依靠一下，我這樣做也算是成人之美吧。

天意還是人為？

成人之美，空口說白話自然可以說得很冠冕堂皇，但現實的局限永遠多得令人想放棄就算。特別是當我發現明天要交lab report和ies又發現銀包根本沒有足夠現金時，真的令我有放棄的衝動。幸好在Rachel,

Theresa和Wendy的幫助下勉強湊夠買兩張來回船票的費用，我從來都看不起問人借錢這種只有窮鬼才會做的事，但為了弟弟，我只好放下身段。

「這樣會不會不太好？」當我在lunchtime和弟弟通電話通知他放學後去信德中心搭船去澳門時他竟然這樣反問我。

「XXX,你要是真的是個男子漢的話就去澳門找Raymond,

給他一點鼓勵和安慰！」天啊！16歲了，弟弟還像個懦夫似的，真是過份得很，還好他是我的弟弟而不是男朋友，不然我真的會被氣得冒火三丈。

我想，儘管他打從骨子裏就是懦夫也好，他對這個男人還是有著深厚感情，要不然他最後怎會肯去澳門？我不認為我那一兩句說話有這麼大的威力。

我在船上幾乎可以用忙到不得開交來形容自己，一邊用macbook打ies的功課，一邊寫lab report, 而且當初還貪便宜用pages不用word, 光是研究怎用pages就花了不少時間，就user friendly的程度而言，Microsoft真的絕對有資格開天殺價。

折騰了大半天，我們總算到了澳門，

雖然澳門的酒店巴士幾乎四通八達，巴士車費也很相宜，但我可沒有什麼多餘的精神去研究巴士線，乾脆截的士就算。

到了偉文的家，偉文看見弟弟感到十分驚訝，弟弟一看見他淚水便奪眶而出，他們緊緊地擁著對方，Shirley大概了解到我也知道了偉文的病，臉色變得十分難看。

「偉文，不如你來香港看病吧，畢竟澳門離香港比較近，你也不用獨在異鄉，我始終覺得身邊有家人照顧一下會好一點。」弟弟試圖為Raymond獻上他那些天真得要命的方案。

Raymond臉有難色，向我發出求救的眼神；Shirley的臉色則比包公還要黑。

由此可見我昨晚的想法完全正確，偉文的家人由始至終都抱著一個「送瘟神」的心讓偉文去澳洲治病，覺得澳洲醫學昌明只是幌子，想掩飾Raymond的同志身份和病情才是真的，對於有些男同志的父母來說，孩子是Gay不打緊，和男人拍拖也不打緊，最重要是到了而立之年能找個女人結婚，做場大龍鳳給別人看，不要「有辱家聲」就好了，反正兒子娶了妻，生了孩子，堵住眾人的嘴巴，他們就高興了，壓根兒就不會理會媳婦的死活，反正就是none of their

business。要是碰上了Raymond的情況，經濟能力許可的話，他們亦只會「忍痛」送兒子去外國生活，最好永遠都不要回家，Raymond讀的Curtin

University又相當不錯，恐怕他要被迫讀完學士讀碩士，讀完碩士讀博士，總之就讀到取得居留權為止，一言記之，就是不要回來。

Raymond的命運如是，很多人的命運亦如是，如果Eletto染上了aids, 恐怕命運都如是。這些悲劇，到底是天意還是人為呢？

Hong Kong SEVENS

(薯按：我明白其實我應該交代一下一月底到三月中事情，不過我真的有太多事要處理，所以經常寫了幾日又停下來，今日我想趁HongKongSevens進行到第二天，寫寫我昨天在大球場的見聞) HongKongSevens在香港而言都可以算是一件「吸金量極高」的盛事，不用看場內有多少外國人，光看港島酒店入住率有九成就可以略知一二。用一千多元購票看三日絕對稱不上是貴，最少一定比那些要付上一千多元才可以看一晚的韓國男人來得便宜。

誠然，畢竟我只是一個學生，就算父母付得起，我也不見得會願意好像坐牢般待在大球場來渡過一個本來可以悠閒地過的週末。

所以，我跟了學校的大隊去看一晚Rugby。

其實只有七人。

這次欖球會總算聰明一點，去年派發的souvenirs是啤牌和什麼打氣標語云云，結果場內啤牌漫天飛舞，

晃如雪花紛飛，今年派發的cap帽相當漂亮，而且我不認為有人會無聊得掙Cap帽，不過KUKRI推出的Cap帽銷情似乎大受影響，harsh一些來說就是濟銷。

雖然說是跟學校去，不過帶隊老師根本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Rugby Nuts，去到球場隨便找了一排座位安頓好我們就告訴我們可以自由活動，總之臨走時通知一聲就好了，他自己則看Rugby看得渾然忘我。

坦白說，我是算玩過Rugby，

也懂得看七欖，但對看球賽的興趣卻一般，去睇Rugby為名，去買紀念品和找那些奇裝異服的外國人拍照為實，不過這並沒有什麼大不了，反正在場的人都把這裏當成一個嘉年華會。

甫放下背包，我便馬上去買了一件T-shirt和在official website早已sold

out的索繩袋，然後走到主層和其他人一起唱歌跳舞，幾乎日落才回到位於高層西看台的座位。

相對於主層的熱鬧，高層明顯冷清得多，泰半都是和學校去的學生，懂得看Rugby的人不多，懂得看而又會歡呼尖叫的人就更少，看台上多半都是那些趁墟的潮童，一場來到只為打卡上facebook呢li ke,

然後就呆坐直到天荒地老，令人陪感無奈。可幸的是同行的幾位同學都是一些懂得看Rugby的人，而且也會隨其他人歡呼(大前提是在合適的時候，而非有事無事都大呼少叫)

，絕非潮童之流。坦白說，即使目的不是培養興趣也好，學校要學生打打Rugby都是對的，至少來到看HongKongSEVENS也叫做不至於淪為井底之蛙，引人發笑。

正當我打算去南看台購買場刊留念時，有人拍一拍我膊頭，

「Carol, 好久沒見。」

是Carlos。

中银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

原來Carlos和朋友購了票打算來看足三日，算是考DSE前的最後狂歡。

八時許，我和Carlos去了西灣河海邊隨便吃了些墨西哥菜，之後行了一會海皮，Carlos一如既往般談笑風生，在我面前沒有表現出對DSE的半點焦慮，也沒有問我為何好幾個月都沒有找過他，他就是一個永遠不會為我帶來壓力的人。

「考好DSE吧！加油啊Carlos，我知你一定得。」我覺得即使他沒說出口，但心底裏一定有點兒不踏實吧。

「不過考完DSE之後，我大概就要離開香港了，媽媽說香港目前的前景很不穩定，最好還是回加拿大升學，除非我可以考入醫科又或是法學院，否則都應該不會留在香港了，其實好多同學都一早跳船，我算是較遲的一群了，這個時勢有誰不想送自己的孩子離開香港呢？」他認真地看著我，彷彿想從我的眼裏找到他想知道的答案。

我想告訴他其實香港的情況再差也好，只要我們不放棄，總有一天會好起來，但當我想到我們站著的這個地方前些日子才差點死了個劉進圖，我就只好把我這個既像謊話也像笑話的想法吞下肚子。

想到這裏，整晚幾乎被HongKongSevens的熱鬧氣氛沖昏頭腦的我情緒一下子低落起來，Carlos似乎也看得出我的想法，結果大家相對無言，默默地行著，沒有人想再打開話題，好像只要我們默不作聲，事情就會自行解決一樣。

不過我們這些「出生於淪陷之際，成長於赤化之間」的香港人，既不相信父母輩什麼鬼的民主中國論啊移民論啊云云，也對那些公民抗爭為名搏上位為實的同輩感到失望，到底我們還可以怎樣？我相信絕大部分香港人都是想香港好的，但是「同枱食飯，各自修行」有用嗎？難道要等到'HSBC

CathayPacific HongKongSevens'變成「中银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才懂得醒覺？

可能你心裏會問為何我不用渣馬作例子，很簡單，因為渣馬的紀念汗衫贊助商已由NewBalance改為那個活見鬼的特步了，就算今年便變為「中银马拉松」我也不感意外，反而如果連到現時為止蝗蟲都依然不多一隻的HongKongSevens也遭赤化，這才是真的大禍臨頭。

九七過後，Central的名店不但沒有像我媽媽預期般變為友誼商店，反而全港名店林立，街坊老鋪被迫搬遷或結業，到底香港人要到何處才可以容身？也許佔領太陽才真的算最轟烈，因為地球已經佈滿蝗蟲。

西洋波會

(其實我想將這篇故事連復活節假期寫的故事同時出，奈何人太懶惰，只好將先出這篇，畢竟我只是一個普通學生，沒可能天天都有特別的事情發生，自然不可能有固定時間出文。如果可以日日都有故事出，你都會覺得我呢緊你啦，你估而家拍愛回家咩?)

我想西洋波會，印度會和菲律賓會很有可能是全港最貼錢買難受的club。撇除3C會和CRC這些不談，就算是鄰近的草地滾球會和九龍塘會，亦比上述「三寶」好上不少。

而我最想不到的是Andy竟然會約我去西洋波會打波。

清明節，拜山之後我差不多已經精疲力盡，Andy約了我下午去玩，我覺得他有車，去哪裡都比較方便，應該不需要太大體力勞動，便一口答應了。

可是我千想萬想也猜不到他爸爸竟然是西洋波會會員！?! Jesus Christ!

當Andy把車駛進西洋波會時，我心裏已經泛起了不祥預感，不過西洋波會那些吝嗇鬼會員就算是要去老遠也會貪圖免費而把車泊在西洋波會，我懷著半點僅餘的希望問Andy:

「你想去哪裡？我覺得要是太遠的話還是不必把車泊在波會好些。」

Andy撲一聲笑了出來，「你最近看起來很沒精打彩，我想最好你還是做一下運動，剛好我爸爸是會員，所以我就決定帶你來打波啦。」

西洋波會雖稱不上金玉其外，但絕對是敗絮其中。光看門口還可以勉強叫作有古典味道，進去才知何謂人間煉獄，不但很多地板撬起，更衣室更和以前的泳棚幾乎一模一樣，絕對可跟ATV錄影廠爭一夕之長短，令人嘩然。

雖然我整個下午都死氣沉沉，不過Andy玩得興高彩烈，絲毫沒有察覺我的不滿，還問我下星期有沒有興趣再來。

晚上，爸爸讀書時的師兄來了我們家作客，他剛從美國回來，所以爸爸就打算請他食頓飯洗洗塵。經過上次一事之後，弟弟極力要求去澳洲讀書，說到底就想和偉文待在一起，反正他成績操行一向不錯，持澳洲護照，亦有學校取錄，最快月中成行，我希望他去到澳洲之後可以開心一點吧。

「所以說香港的孩子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到底香港有什麼不好，總是嚷著要去外國讀書，去到外國家人不在身邊，凡事都要靠自己，你就明白香港的好了.....」一聽見弟弟要去澳洲讀書，不知就裏的Uncle便說教起來，渾然不覺飯局氣氛已經在不知不覺間緊張起來，作為姐姐的我自然要幫幫忙轉移話題，「Uncle, 我知你以前經常和爸爸去九龍塘會打波，那你有沒有聽聞過西洋波會？」

「好差勁的，前陣之我才在新西蘭請人替他們度尺吋，這樣就收了幾萬。」Uncle說。

「不是吧，那些吝嗇鬼竟然付幾萬元請人度尺吋？」爸爸的疑惑亦是我的疑惑。

「我初時也嚇了一跳，後來才知道是港鐵為他們付的。」Uncle說。

後來Uncle又問我為何會對西洋波會這樣有興趣，我胡亂推說是搭車見到，Uncle笑而不語，臨走還要贈我一句：「如果我是男孩子就會連自己是西洋波會會員的身份也一定不告訴女朋友了，會被人看不起的。」

Andy, 你到底還要自以為有心思到何時？

晴天霹靂

(本文謹獻給我那快將離開人世的三叔)

六月三十號，在二十九號星期日之後，亦在七一公眾假期之前，可謂兩頭唔到岸得很。

試又考完，卷又對完，真的叫人失去上學的動力。

我帶著疲憊不堪的身軀，睡眼惺忪地回到學校Canteen食早餐，豈料遇到Junior Form時的班主任「高佬sir」。

「Carol, 尋晚有無睇波啊？」他食餐蛋麵食到「雪雪聲」，湯汁四濺。

「無啊，屋企都無裝收費頻道。」香港真是一個很鬼的地方，別說弟弟在澳洲可以看足64場世界杯，就連台灣，澳門和大陸都可以看足64場，偏偏香港人就只可以免費看22場(FIFA最低要求)，真使我含淚感激TVB的大恩大德，兩行清淚在心裡流。亞洲國際都會喎，哈哈。

「傻妹，這個世界有小米盒子架嘛！」說著「高佬sir」終於食完最後一條公仔麵，無論我如何左閃右避，湯汁還是濺到我的臉上。看著「高佬sir」哈哈大笑步向教員休息室的背影，我心想：廣體(廣東體育)點睇？不就是別人歡呼完三分鐘你才知道入波咯。

也許我真的需要好好考慮一下付270元用ipad看世界杯，就像某網絡紅人說的一樣，就當作為Sir Run Run做帛金都好。

Post-Exam Activities,

美其名為增加同學課外知識，實情是一眾OLE老師假公濟私，說什麼增加學生對French New Wave的認識云云，請嘉賓到學校講talk以滿足她們自己的求知慾。

放學後，Rachel想食K Lunch, Wendy想食韓燒，反正就是沒有共識。

「不如去Julee家玩吧。」我沒好氣地說，我隨口提議一下，沒想過Julee竟然一口答應，她和Ron已經沒有再聯絡了，最近和一個中大七呎高ABC「互相認識中」，令Rachel又羨又妒。

如是者，我們一行五人在超級市場買了些食物後便浩浩蕩蕩乘車到了Julee那位於新界某大型獨立屋屋苑的家。

「Julee,

講下你同中大男怎樣認識啦。」Wendy吮著燒春雞骨，滿嘴都是燒汁。「考完試我就去鋪頭幫手啦，有一日Simon來鋪頭買我們的世界杯特製蛋糕，我告訴他味道很奇怪，叫他不考慮買另一款蛋糕...」聽到這裡，Rachel忍不住說：「講重點！」「殊！留心聽。」我說，坦白講，拍拖這回事不是男追女就是女追男，再不然就是我和Carlos一般既美好又曖昧，如果真的要Julee講重點，恐怕三個字「他追我」就講完。「Simon聽見我竟然有生意都不做覺得好奇怪，竟然一直留在商場等到我十時半放工和我去食宵夜，之後就開始每天whatsapp了。」Julee一臉輕鬆，一副如沐春風的樣子。

幾個女仔，食下燒春雞，講下事非又一日.....突然我收到媽媽的電話。

「Carol,

我找了你好半天你怎麼都不接電話？」媽媽氣急敗壞地說。「我去了Julee的家玩嘛，發生什麼事啦？」奇怪，媽媽很少這麼氣急敗壞。「三叔快不行了，爸爸放工後會車我們去醫院，你馬上回來吧。」

暮色如水

(本文謹獻給我那快將離世的三叔)

掛了線之後，不知情的Rachel正在嘲笑Theresa不知什麼，「你真是experienced嗎哈哈哈哈哈.....」我到這刻還是不相信三叔即將離開人世的事實，明明新年時他還抱著我的堂弟昇仔在公園玩耍，又買玩具送給我的表弟妹.....母親節時我才和他食過飯.....他看起來是這麼的健康強壯，怎會有骨癌，他根本不可能會有骨癌！

晚上，我們一家到了醫院探望三叔，他的口和鼻都插了喉，病床旁邊有很多儀器，三叔好像只是睡著了，更不時郁動手腳，但眼睛一直都沒有張開過。看著三叔，我總是覺得他會醒過來，媽媽泣不成聲。

電視正播著愛回家，但三叔已經再不可以回家了，真是諷刺。

走出病房，我看見昇仔盤坐在椅子上把玩著自己的腳趾，稚子無知，才唸小學一年級便遭逢巨變，相比快將離世的三叔，我更擔心昇仔。

爸爸走到我身旁，遞了一包梳打餅給我，「食過晚飯嗎？食塊餅乾先吧。」爸爸說。我拿著梳打餅，我看著昇仔，把梳打餅遞給他。

「請你食。」我既不可以在他面前表現得太憂傷，又想關心一下他，結果一向牙尖嘴利，咄咄逼人的我竟然大有一種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覺。

「多謝。」他接過餅乾，吃著。

「翻小學喇？讀邊間啊？」我問。

「XXXXX小學。一年級。」說著，他豎起一隻手指，臉上露出天真無邪的笑容。

原來是Carlos的師弟。

「成績可以嗎？」我問，坦白講，XXXXX小學應該都不容易讀。

「幾好，老師讚我叻仔。」

「叻仔就好，大個仔喇，男仔要堅強知道嗎？」各位婦權主義者先不要咒罵我，我只是想叫昇仔tough點而已。

「知道。」他點頭，又道：「爸爸睡了好多天，你幫我叫醒他啦，我想爸爸同我玩啊。」

我看著昇仔，無言以對，只好攬著他，拍拍他的頭。

爸爸和姐姐姑丈們商討三嬸和昇仔日後的生活，原來三叔的公司面臨破產，三叔死後一向做慣少奶奶三嬸和昇仔的生活將會變得很難捱，昇仔甚至要由直資的XXXXX小學轉到資助學校讀書。

我望向醫院窗外的馬場景觀，再看看昇仔，心裡就像打翻了五味架一樣。

過了不久，爸爸和姐姐姑丈們打算搭的士到銅鑼灣食晚飯。

「我和昇仔不去了，家裡雪櫃有冷飯。」三嬸說。

爸爸嘗試叫她一齊去食晚飯，不過三嬸始終都拒絕了。

「囡囡，為三叔祈禱吧，希望他可以舒服一點。」媽媽說。

「有用嗎？」我問媽媽。

既然三叔只是在等待死亡，他的生命一點一滴地流逝，祈禱有用嗎？

今夜的跑馬地和平常沒有分別，就像今天沒事發生過一樣。

Judy KY Ko

開學後轉眼數月，暑假過後的殘餘holiday mood才不到九月中便被排山倒海的IES present, Common Test, SBA還有厚切pastpaper沖得一乾二淨，彷彿暑假不曾來過似的。最近的數學測驗成績派回來，我不及格。作為一個學生，我不及格；然而作為一個寫字人(我不是YY Lam門生，對寫作思維簡直可以用一竅不通來形容，豈敢以作者自居?)，我懶，整整幾個月連半滴墨也沒有擠過出來，亦稱不上合格。

「你的文筆簡直狗屁不通！」說罷Ms Ko便把我的作文擲到桌上。DSE中文卷，由於合格率不足一半故又名死亡之卷，是不少英中同學的惡夢。小薯升上高中後中文科便無復當年勇，成績一落千丈，雖不至於被學校預測為Level2(即是F Grade),但只得Level3顯然難以把我送進大學，惟有找師姐來幫幫忙，不求有credit, 但求有4(D Grade)。

然而作為small potato, 我又怎會有能力令師姐大發慈悲幫幫學妹呢？結果Rachel介紹了她以前玩fencing時認識的師姐KY Ko。

聽說她從前在學校可謂出盡風頭，路經之處，旁人左一句「KY姐」右一句「Judy姐」，好不威風。就算是現在她考上了全港最「曲高和寡」的學系，依然故我，一邊自命清高，一邊嗜財如命，與終日被她罵個半死的同門師兄某補習名師不相伯仲，真是同氣連枝。

Ms

Ko把我上星期交給她的功課遞給我，「看看你的錯字.....簡直多得誇張！我真不知道這些年來你到學了什麼！」她氣得怒火中燒。

我接過功課，坦白說，Ms

Ko如此生氣不是沒有理由的，整篇作文結構彷如LS答案一樣，毫無文筆可言，最少比你正在看的這個故事更差。

翌日回到學校，Rachel喜孜孜地告訴我她想把KY的學系放jupas A1。

「你不如直接問KY啦，也許她能給你一些意見。」我說。對正在排Jupas的學生來說大概沒什麼好得過可以向正在唸自己心儀學科的大學生拿意見，大學info day的作用亦不過如此。當然，都有不少人是為了拿贈品而去的。

「別傻了，你認為我前世沒被人揶揄過嗎？」在Rachel的強烈反對下，我們只好去找藍血大學出身的中文老師問問意見。

「幾搏啱，雖然山大是次一等的大學，不過要考入這個學系真的一點也不容易。」老師看看我又看看Rachel, 再道：「連KY的中文都只有5*(B Grade)

,你們都應該知道當年我是她的班主任啦。不過放榜前我都估計到她沒有5**(A Grade)

,她其中一份卷只有level

3,其實她平時交給我的功課一般都只有四十幾分，真的不算太好，她應該都跟你們『呻到樹葉都落』啦！」

說罷，老師似笑非笑地看著我，嚇得我連忙道：「我根本不認識她！」

讀中文真不容易。